



陈 志 铭 著

红色锅炉房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紅色鍋爐房

陳志銘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太原

紅色鍋爐房

陳志銘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州路七號）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貳號
山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太原聯合工廠印刷

開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· 5 $\frac{1}{8}$ 印張·98,000字

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
一九六〇年三月太原第二次印刷
印數：1,051—12,375

統一書號：10088·317

定 價： 五角五分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工业建设题材较成功的中篇小说，作品着重刻画了共产党员黄黎的鲜明形象，这个在解放战争中失去左臂的年轻指挥员，在全国解放初期，转到钢铁工业战线，他以自己饱满的热情，战斗的姿态，为祖国的建设事业，做出了可贵的贡献。小说还塑造了几个不同性格的工人形象，写到了他们辛酸血泪的过去，也写出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。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贾美夫，是狂妄自典型的典型人物，但在黄黎和工人群众不断的影响教育下，也逐渐改变着资产阶级思想意识。作品情节曲折，故事生动，语言文字简练朴素。

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底，北方的天气还是不冷不热的时候。在汾河岸边的一个钢铁厂党委办公室里，党委委员们正在开会，会议开得很热烈。突然，门被推开了，传来一阵机器的嘈杂声，随着闯进一个人。这人头戴解放军帽，身穿粗布军装，胸前挂着两枚奖章，个儿挺高，脸色苍白，年纪三十上下，身上带着一股强烈的西药味儿。他一进门，卡嚓一声行了一个军礼，然后掏出一封信放在桌子上。

热烈的会议，暂时停止了沸腾，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军人身上。党委书记拆开信，一边看一边不住地频频点头。当他看完了信，前去与这个军人握手的时候，才发现对方的左肩骨上，吊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子。

“黄黎同志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”党委书记紧紧地握住军人的右手，由于激动，不小心又碰了一下那只左袖管，他赶忙缩回手来，“对不起，我没有碰痛你吗？好，你先进里屋休息，回头再谈工作。”

黃黎是解放軍某部的一個連隊指導員，參軍十多年來，東征西殺，轉戰南北，受過七次傷，立過三大功。不想在太原戰役中，失掉了一條左臂。從此，離開了親如骨肉的部隊、首長、戰友，躺在了後方醫院。現在他的傷口還沒有十分痊癒，今天一早又第三次提出堅持出院的意見，要求分配工作。市委組織部根據各方面情況，便介紹他到這個鋼鐵廠，一面幫助工作，一面休養。

這間里屋，是黨委書記的辦公室。牆上掛着一些生產圖表，桌子上放着幾本有關企業管理的書籍，除了衣架上那支美國造的手槍以外，在黃黎看來都覺得很生疏，不熟悉。住院期間，他天天盼着出院，盼着工作，雖然最初，也曾為自己失掉一條臂再不能馳騁戰場痛苦過，但到後來更為苦惱的，是不批准他出院，不分配他工作。可是現在工作就要擺在了眼前，他倒又有点惴惴不安起來。

外面會議室里，黨委委員們仍在熱烈地討論什麼，時不時地傳來一句“恢復生產”呀，“發展生產”呀，“消滅事故”呀，黃黎聽到這些不熟悉的詞句後，心裡好似亂麻一團，他努力壓制住自己的胡思亂想，走到窗前向外探望：遠處，汾水如帶，滾滾流向西南；近處，一輛吊車象老鷹抓小雞似地抓起幾個鋼錠，盤旋一周，又嘩啦一聲扔到一旁。這時，正好有幾個工友從旁走過，由於視角的关系，使人覺得這幾個人要被壓在下面，于是他猛抬頭，習慣地舉起右手，脫口喊出：

“注意前方！”

其實，隔着玻璃，那幾個工人根本聽不見他的喊聲，早

已說說笑笑揚長過去了。他的緊張的神情，也才跟着鬆弛下來，搖搖頭又轉身走到衣架前，去端詳和撫弄那支手槍。

“啊，同志，你在喊什麼嘞？”黨委書記推開門進來，手裡拿着一截鋼材樣品，“怎麼！還在想着部隊生活嘛！唔，我們每個轉業的同志都是這樣，連我也在內。不過慢慢就會熟悉的。”他把那截鋼材樣品放在桌子上，又認真地說：“不，黨要求我們鑽進去，很快地學會領導工業生產。現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們正譏笑我們，說：‘共產黨只會打仗、種高粱，不懂工業生產。’好吧！让这些傢伙們瞪大眼睛看看。”他給黃黎倒了杯水，一同坐在沙發上。

從黨委書記的口中，黃黎知道這個鋼鐵廠的設備較差，機器破舊。解放一月以來，生產秩序還很紊亂，產品的數量質量都有問題。但是黨對這個工廠寄予很大希望，要求很快發動工人，恢復和發展生產。還要在很長的一個時間內，利用這個破攤子的舊設備，生產又多又好的鋼鐵，支援國家建設。在具體介紹到廠內職工的思想動態，和各個車間、工段的相互關係的時候，黨委書記說，整個工廠就象一架機器一樣，如有一個部件失調，一個螺絲帽鬆了，也會影響到整個機器的轉動、生產。比如，廠裡有個不大的鍋爐車間，由於三天兩日出事故，氣壓也不足，目前已影響到煉鋼、鍛工、副產品等幾個車間不能正常生產。因此，人們就一直把鍋爐房叫做“事故車間”。

黃黎專心地聽着黨委書記的介紹，很少插問，他覺得這些事物都新鮮，有些地方自己還听不懂，當然更提不出什麼

意見。他只暗暗敬佩轉業不久的黨委書記，對業務已這樣的熟悉，他默默地想：組織上將分配自己什麼工作？他万万沒想到黨委書記說到這兒，霍地站起來。

“黃黎同志，黨委會剛才研究決定，分配你就到這個鍋爐車間里工作。你的任務是：把工友們組織起來，將鍋爐房整頓一下，並在那裡開展黨的工作和工會工作。在生產上的關鍵問題：是消滅事故，穩定和提高氣壓，有困難與黨委多研究。我相信，你會和過去在戰鬥當中一樣，勝利地完成這一任務。”沒容黃黎說話，黨委書記又抽出水筆很快地寫了一封信，交給黃黎。說：

“這是給廠醫院寫的，你可以在任何時間到那裡優先醫療傷口。好吧！今天先去熟悉一下情況，明天正式工作。”

太陽升起已和廠里大煙囪一般高了。黃黎離開黨委會向鍋爐房走去，工廠里到處煙霧繚繞，一片機械相撞的聲音。這兒離鍋爐房約有半里遠，沿路還能看到一些戰爭遺迹：高大建築物和大煙囪上留下了斑斑槍痕，遠遠近近還有幾根半截電綫杆兀自立在那兒。但最吸引他的，還是那鋼水傾瀉、火花四濺的煉鋼平爐；和那一排排雄偉高大矗立在空中的煉鐵高爐。再往前走，左邊是軋鋼車間，那燒紅的鋼錠在軋機上鑽上幾個來回，便象火龍似的在場房里嗖嗖竄來竄去。右邊是修理車間，那一排排車床有的躺着轉，有的站着轉，有的上下爬，有的前後跑。他東看一眼鍛工車間的汽錘提起放下，把厚厚的鐵塊眨眼間砸成薄片；西瞅一眼發電車間的涼水塔，象噴泉似地噴射着水花。他象所有初到大工廠的人一

样，处处覺得新奇，看得眼花繚亂。他边走边看，繞過一座煤炭堆成的小山，眼前又出現了兩個插入雲端的大煙囪，和一排紅色厂房，這房子就是鍋爐車間。因為它緊挨着煉鐵爐的碎石機，日久天長，被赤鐵礦的粉末，塗抹成一片紅色。

黃黎走進鍋爐房里。乍一進來，什麼也看不清楚，牆壁、鍋爐、機器到處都挂著一層很厚的煤灰，就好象初下到礦井一樣。慢慢地借著燈光，他看見四號爐前有两个小徒弟往爐膛里添煤，三號爐前有一个中年工人，一邊用火鉤捅火，一面唱著个不三不四的小曲：

六月里的鮮桃紅嘴嘴

咬一口呀流香水

嗨呼兒嗨呀……

“同志，鍋爐車間的辦公室在哪？”黃黎一連問了這個中年工人兩次，只是笑眯眯地兩眼睜著不回答，仍在重複唱著那句嗨呼兒嗨呀……黃黎覺著很好笑，但他沒敢笑。

“哈哈……”那兩個小徒弟倒先笑了：“同志，你找誰？姜師傅是廠里有名的人物，唱起嗨呼兒嗨，鍋爐溢了也不理。”黃黎听了這沒頭沒腦的話，也不知其中意思，他笑著問：

“我想認識一下咱們鍋爐房的負責人。”

這位姓姜的師傅這才煞住了板，從爐膛里拉出火鉤，擦了一把汗，咧開嘴，象个石獅子似地笑著說：“嗨嗨！這是東鍋爐房，由副工長趙師傅掌管。那邊是西鍋爐房，是工長

陈师傅負責。还有新来的个買干事，他在工房里上班。”黃黎向他們一一点头問好，便向西鍋炉房走去。

东西鍋炉房之間，隔着一个水泵房，看水泵的是一个年輕姑娘。当黃黎从她身边經過时，她把鼻子縮在一块用来遮挡煤灰的头巾里，用两只黑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瞧着他。

西鍋炉房里也和东鍋炉房一模一样，有一个粗短結实的光头小伙子，正在二号炉前吃力地鏟煤，在一号炉前蹲着两个老师傅，两人大声談着話，他們並沒有觉察黃黎进来。

黃黎边走边說：“同志們，辛苦啦！”那个小伙子把鉄鍬擦的一声插在煤里，說：“嘿！这算啥，咱一不穿开檔褲，就下地受苦頂大人使喚，这点苦算个啥。”他說話出腔高，因此惊动了那边蹲着的陈师傅和赵师傅，于是两人也站了起来招呼黃黎：

“同志，你有事嗎？”

黃黎正要說話，随着忽隆隆的响声，有两个工人推着一輛煤車进来，他們齐声嚷叫：“躲开躲开！”說着，嘩啦一声将車斗翻过，頓時，鍋炉房里飞起了滾滾的煤灰。

“上級派我来鍋炉房工作，我可是个外行，老师傅們要多多指导。”黃黎被煤灰呛得干咳了一声，又說：“咱們要想法改变一下这个环境啊！这对大家的身体可太不好了。”

陈师傅一听黃黎是来鍋炉房工作，便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：“唉！老弟，十多年了就是这。老人們常說：車走車道，馬走馬路。实話，咱干的就是这卖苦力的肮脏活，你还想舒服？”

外面又传来忽隆隆的煤車声，赵师傅一把拉住黄黎，不想抓住个空袖管，他怔了一下，又敏捷地换手拍拍黄黎的肩膀說：“这一解放，弟兄們已受用得就象上了天堂。”陈师傅接上說：“走，咱們到工房里坐，站到这儿，煤車出来进去挺不方便。”他們边走边談，黄黎提出要先認識下各位工人同志，和了解一下生产过程，然后再回工房。陈师傅說：

“这很简单，和咱們家里烧开水一样，只不过把蒸气憋住，从管子里送到各个用气車間。老人們常說：看景不如听景，实話。”

他們先从西鍋炉房参观起，然后又到水泵房、东鍋炉房。赵师傅将工友們一一介紹給黄黎后，并把生产过程和鍋炉、蒸气管、水泵、水門、气門等等零件的作用，一一詳細解释了一番。黄黎在部队上养成个习惯，任何問題都要追根寻底弄个清楚，这个在陈师傅認為很简单的鍋炉房，他一直左盘右問，如同在战斗前分析敌情，研究地形那样，足足参观了两个鐘头才完。可是，两只脚刚刚迈出鍋炉房后，他突然又想到一个問題，便又拉着赵师傅回来，指着那“嗤嗤”冒气的几节蒸气管問道：

“赵师傅，这些管子活象进了站的火車一样，为什么一股劲冒气？”

不容赵师傅回答，陈师傅便插言：“实話。老人們常說：年輕时候是人找病，年老时候是病找人，机器也一样。”

赵师傅点了点头說：“是啊！这套鍋炉設備已安装起十多年了，破破烂烂四处漏气。”

出了鍋炉房再走几步，就是鍋炉車間的工房兼办公室，共有里外两間房。外間靠牆摆着两个大衣柜，这是工友們的更衣室，里間放着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和一个长条凳，在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电话机。黃黎和两位老师傅推門进来后，一个面皮白淨、留着分头的青年正趴在桌子上看書。他戴着一个雪白的大口罩，只留两只眼睛露在外面，穿一件紧身对襟小夹袄，外面又披了一件米黄色的薄毛綫衣。他們进来后，他只瞟了一眼，仍在专心地埋头讀書。黃黎把这个房間打量了一下，問陈师傅道：

“陈师傅，你家有几口人？”

“三口，一个老伴，还有——”

当唧唧……桌子上的电话机响了起来，那个青年用两个指头塞住耳朵。陈师傅便熟練地一把抓起耳机，也沒听对方讲什么，就大声嚷：“喂！正往鍋炉里添水。”他放下耳机后，接着对黃黎說：“还有一个闺女。”

赵师傅接着也說：“就是看水泵的那个姑娘。”

、“日子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以前的日子不能提啦！爷儿俩还养不了一口人，这一解放，咱有吃有喝，一个穷人家还想什么，实话。”

桌子上的电话机，又当唧唧地响了起来。陈师傅一把抓起耳机又大声喊：“喂！正打开炉門添煤。”这当儿，黃黎扭头問赵师傅道：

“这倒真象个作战指揮部，哪儿来的这么多电话？”

● “总是那些用蒸气車間。”

这时，那个留分头的青年才抬起头来，他不耐烦地将書本合上，說：“你还不晓得？这是厂里有名的事故車間。气压不足，电话不断，你看，我这本书，半个月了才算基本上看完。”

“你是——啊！你在看什么書？”

陈师傅急忙摊开两手說：“老人们常说：大水漂走龙王庙——自己人不認識自己人。”于是，他将黃黎介紹給这个青年。青年馬上握住黃黎的手。

“呀喏！你好。欢迎欢迎，我叫賈美夫。这可盼来个負責人了，我真后悔——”賈美夫說到这里，扫了陈师傅和赵师傅一眼，把后半句話咽回肚里：“这是一本雪莱的詩集，黃黎同志，你喜欢他的詩嗎？”

“我没有讀过。”

当唧唧……，电话机又响起来了。陈师傅照旧不管对方讲什么，抓起耳机便說：“煤不好使呀！实话，实话。”

黃黎看了看两位老师傅，不由的問道：“你們說，咱能不能稳定和提高自己的气压？这样破車碍好道，影响全厂的生产可不好呀！我看大家可以想出个办法。”

赵师傅瞟了陈师傅一眼，說：“鍋炉是老啦，不过伙計們能齐心鏢住膀子干，总有希望。”他这么一說，不知怎么陈师傅不高兴了，他突然蹲下，一言不发。

“陈师傅，你說呢？”

“赵师傅說能行，那准许行吧！”

“你自己的意見如何？”

“要我說，試試看吧，實話。”

陳師傅本來是個好說好道的人，但後來再談什麼，他只哼哧哈哈一問一答。趙師傅平素就不愛多說話，現在更是個沒嘴葫蘆了。黃黎問到什麼，他總是一句話：“你問陳師傅吧！”看看快到換班的时间，黃黎恐怕耽誤他們的工作，便將這二位老師傳送了出去。

黃黎返回來後，又向賈美夫了解鍋爐房的情況。據賈美夫說，他原在聯大學習時候，從書本上和聽報告當中，知道工人是組織紀律性最強、覺悟最高的，可是分配到这里工作了一月多，從鍋爐房的工人看，照他的說法，“也沒有什麼了不起”。他說，老技術工人當中，趙師傅趙大山算是有點覺悟，工作最好的了，但這人話比錢貴，永不多說。前幾天西鍋爐房險些燒干水，開會時他也不敢批評陳師傅一句。青年工人們倒有點積極性，可是技術低，那個外號叫小鐵炮的劉小鎮，開會經常遲到。他一邊說一邊甩着分頭，最後還嘆了口氣。

“唉！我後悔沒有南下，參加那轟轟烈烈的戰鬥，結果分配到这里工作。你看，我的同學小楊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現在來信說，他已經入了黨。”

“你為什麼不南下？”

“我本人是滿腔熱情要報名去，可是我媽媽不同意。同時我的身體也不夠健康……怎麼？你不要看我吃得胖，這是虛胖，沒有什麼了不起。”

听了賈美夫的談話，黃黎心里有點反感，但是他覺得這

是一个沒有經過鍛煉的青年學生啊！在革命的熔爐里，慢慢地會燒掉這些缺點的，他很鄭重地說：

“同志，初次見面，原諒我直率。你不要後悔，你應該急起直追，任何工作對我們都是個考驗。我對你還不了解，假如眼前的工作你還沒做好，就是南下了也一樣。”

賈美夫馬上臉脖子通紅了，他使勁甩了一下分頭，悶悶不樂地將那個大口罩又重新戴上。黃黎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說：“走吧！咱們一同到車間里找工友們談談，從今天起，我們要在一塊工作了，你會了解我的。即使你生了氣，我還要再說一句，你不要後悔，生活就是戰鬥。”

他們走進西鍋爐房里，見陳師傅蹲在地上，低著頭吸紙煙，還有幾個工人正在鏟煤和添水。那個粗短結實的小伙子，仰面朝天睡在一條長板凳上，看見他們進來，猛一下跳起來。他頭上包著一塊羊肚子手巾，嘴裡銜著一管小煙袋，敞開懷，露出貼身的紅肚兜，虎頭虎腦，越看越象農村里那棒小伙子。賈美夫小聲對黃黎說：

“這就是那個小鉄炮劉小鎖，昨天還提出要入團哩。”

“你覺得如何？”

“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只不過干活捨得力氣，可是開會總遲到，說話能震聾人的耳朵。我已反映到團委會。”

黃黎把鍋爐的生產過程——从上水直至發出蒸氣——又細細地重復琢磨觀看了一遍。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請賈美夫解釋，有時賈美夫也說不清楚，再請工友們指點。他覺得賈美夫某些地方，比自己聰明，經人一說就恍然大悟，並且還能

滔滔不絕地講些機械上的原理，但是也發現他有點過份自負了，對人對事總是以一種鄙夷的口氣說：“沒有什麼了不起。”

把鍋爐的生產過程大致搞清楚以後，黃黎又去找陳師傅研究消滅事故的問題。他們正在談話中間，忽然聽得車間里“哇——”的一聲響，好像山洪暴發似的。抬頭一看，哎呀！鍋爐房一團團乳白色的蒸氣，有似暴風雨里的驚濤駭浪一樣，急轉翻滾橫衝直飛。

“快往出跑！”不知誰喊了一聲。

黃黎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等他站起來時，眼前已白茫茫一片，鍋爐房里已憋滿了蒸氣，什麼也看不清楚，更辨不出東南西北。他只覺得臉上、手上如同萬針亂扎似的疼痛，站立不穩，呼吸困難。正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候，他猛然被一個人抓住，連拖帶拉地跑到了鍋爐房外面。

從鍋爐房脫險出來後，黃黎的蒼白臉色已變得和關公一樣。這當兒，鍋爐房里仍在發出“哇哇”的震耳吼聲，蒸氣從天窗、門窗和所有的隙縫呼嘯着拼命往外擠。鍋爐房的工友們面面相覷，都驚疑不安地站在外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這是怎麼搞的？”黃黎有點咄咄逼人地問。

“這，這這……”陳師傅慌慌張張地一時難以回答。

“是不是蒸氣管脫節啦？”趙師傅邊跑邊喊，東鍋爐房的工友們也都跟着跑來了。

“工友們都出來了沒有？”黃黎的話象是機關槍連發。

“出來了。我一看短了你，才撲進去把你拉出來。”劉

小鎖說。

黃黎問：“賈美夫呢？”

“好象看見出來啦！”陳師傅一面說，一面在人群中搜尋。

“賈干事——”劉小鎖的喊聲，簡直壓倒了蒸氣嘶叫聲和機器轟鳴聲。

“我在這兒！”遠處傳來了賈美夫象女人一樣的尖細聲，他象一只受驚的耗子，吓得面無血色，遠遠躲在大煙囪後邊。

“這該怎么下手挽救？”黃黎征求大家的意見。

工友們一時干急無智，誰也說不出個子午卯酉。黃黎心急火燎，可是狗咬刺猬——也无法下手。少停一陣，趙師傅出了個主意：

“只有進去关了總氣門，時間再延長，恐怕會引起鍋爐爆炸。”

“現在氣那么大，誰敢進去呀？”陳師傅說。

黃黎一听爆炸二字，立刻舉起了右手喊：

“同志們注意！趕快趴下。”

鍋爐房的工友們大都臥倒，彼此交換着不安的眼色，只有在黃黎身邊的劉小鎖，兩眼焦急地望着鍋爐房，還在直挺挺地站着。

“趴下！”黃黎聲色俱厲地命令他。

劉小鎖听了，只蹲了一下，便又站起來。黃黎一個箭步過去，用右手卡住他的脖子，使勁把他按在地上，并罵了一句：“不要命啦！”然後扭頭又問趙師傅道：